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舊聞隨筆

姚永樸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舊聞隨筆序目

昔范蔚宗謂司馬氏文直而事覈班氏文贍而事詳夫曰直與覈詞固無取於繁
卽所謂贍與詳者亦必略於細故乃能著其大端蓋史體然也若夫傳記之所紀
載多得之放失之餘事不必宏人無求備苟可資乎觀感夫何惜於網羅此伊洛
淵源錄名臣言行錄諸書所以有裨世教也然使情鍾兒女佻達爲心詞託鬼狐
虛誕弗恤甚且以恩怨之故而淆亂是非好則諛之憎則詆之損德招尤莫此爲
甚雖見悅於小人終受嗤於君子矣永樸少侍先大夫宦轍於江右於湖北過庭
之際必語以先正遺規其後游吳粵燕齊間所至輒交賢豪長者客窗翦燭采獲
尤多歲月侵尋倏焉老大值邦基之杌隍悼坦道之榛蕪我瞻四方能無憂懼詩
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儼前徽無述奚以詔我後生哉爰取叢所記者彙鈔
之釐爲四卷名曰舊聞隨筆云己未春三月桐城姚永樸識

卷一 薛文清公 王文成公 羅文莊公 呂文簡公 海忠介公 張文
忠公 劉忠介公 黃忠端公 孫夏峯先生 王船山先生 陸桴亭先生

李二曲先生 顧亭林先生 傅青主先生 張楊園先生 魏叔子先生
王文靖公 萬季野先生 梅定九先生 施愚山先生 魏文毅公 伊
文端公 馮文毅公 魏敏果公 熊文端公 李文貞公 呂晚村先生
劉克猷先生 張文貞公 陳文貞公 王文簡公 湯文正公 宋牧仲尙
書 于清端公 陳恪勤公 陸清獻公 張清恪公 徐文定公 朱文端
公 閻百詩先生 王九溪先生 汪慎修先生 汪雙池先生 蔡文勤公
鄂文端公 楊文定公 孫文定公 李穆堂侍郎 陳文恭公 傅文忠
公 舒文襄公 尹文端公 劉文正公 阿文成公 沈房仲先生 黃仲
則先生

卷二 松文清公 錢南園通副 董文恭公 王文端公 朱文正公 劉
文清公 翁覃溪學士 紀文達公 阮文達公 程春海侍郎 戴文端公
額忠毅公 楊忠武公 楊勤勇公 羅壯勇公 孫淵如先生 段茂堂
先生 王懷祖先生 張臬聞先生 曹文正公 汪文端公 王文簡公

董文恪公 趙文恪公 戴紫垣尙書 蔣礪堂相國 陶文毅公 林文忠
 公 湯文端公 王文恪公 鄧澥筠制軍 俞陶泉都轉 周文忠公 俞
 理初先生 李鳳崗先生 路閏生先生 李申耆先生 魏默深先生 梅
 伯言先生 何子貞先生 邵位西先生 湯貞愍公 文文端公 倭文端
 公 吳竹如侍郎 何文貞公 李文清公 寶文靖公
 卷三 江忠烈公 胡文忠公 曾文正公 曾忠襄公 羅忠節公 駱文
 忠公 左文襄公 劉襄勤公 沈文肅公 劉武愼公 岑襄勤公 彭剛
 直公 李文忠公 多忠勇公 劉壯肅公 吳清惠公 劉忠誠公 鄭子
 尹先生 莫子德先生 萬清軒先生 李小湖先生 劉融齋先生 朱子
 勤先生 張廉卿先生 薛雲階尙書 閻文介公 孫文正公 張文襄公
 張劭予侍郎 強庶廷先生 鄒沅帆徵君 鄭東南比部 潘允升茂才
 范肯堂明經 周懋愼公 孫佩南大令 孫紹鼎比部 喬茂護部丞
 潘季約郎中

卷四 鄉先輩遺事 先世遺事 外家遺事

予曩撰舊聞隨筆四卷嘗印於京師以質諸海內賢士大夫僉謂所錄多前哲嘉言懿行足爲德業之助願歲久篋無存本而索者頗多歲乙丑同族達之大令見而喜之捐貲重印於天津達之爲吾族楚雄太守之裔官福建山東直隸所至有政聲宜乎樂聞先正軼事而將以爲韋弦之佩也讎校之勞託諸同邑殷君善夫善夫亦有志之士爲古文辭馴雅有法度與予交最久此書因達之印成又得善夫校定庶幾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歟是歲秋九月朔姚永樸記

附例略

一是編以明清兩朝爲限時代遠者不錄 一是編主於先輩懿行間亦附載嘉言但豐功偉業應入正史或其人論說爲世所習見者不錄 一是編意在遏惡揚善凡事屬曖昧而有傷名賢志節者不錄 一是編惟載聞見所及苟無所聞見雖其人名在天下亦從闕如之例 一是編於所載人物字諡下必注其名然惟首一見其有專條者則注於本條雖前引及之亦不重出

舊聞隨筆卷一

桐城姚永樸仲實

薛文清公

河津薛文清公璠晚年以禮部侍郎入閣會于忠肅公璠以冤死公爭之不得辭職歸石亨素敬公謂曰如必不肯留我爲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資以爲養公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魯齋懸梁上不以示人及卒發視乃知之我若資此爲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乎亨歎息而去公臨終作詩云土坑羊褥紙屏風睡起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其完養純粹可知矣

王文成公

餘姚王文成公守仁童子時父海日翁華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論宜以第一流自待公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公莞爾而笑曰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此事見吾邑劉海峯先生大集今考公年譜蓋與塾師問答語雖所述微異然是時公十一歲海日翁實官京師海峯或嘗有本耳正

德十六年冬詔封公新建伯且遣使存問海日翁適翁誕辰公捧觴爲壽翁盛然曰寧藩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而竟平讒搆朋與凡二年岌岌不免今幸聖明垂鑒濫冒封爵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與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公跪受教聞者莫不歎服焉 公以大儒嫻將略其擒宸濠及平諸寇皆不動聲色措置裕如故吾家惜抱公加諱題公像詩云餘事功名到五谿室家累世輯羣黎除將道統千秋重我更傾心爲鼓鼙

羅文莊公

泰和羅文莊公順欽每訓諸子必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告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爲是 當明中葉王文成公之學振動一時公以稍異先儒遺書辨難及文成卒祭以文乃無一齟齬語此可見古人論學出於公心無矜己好名之見也

呂文簡公

高陵呂文簡公楫教學者自甘貧改過始以爲能甘貧則一切皆視若浮雲不足

爲我累矣能改過則可以日新而進於善矣 公見人家兄弟不和因誦馬谿田
理詩云小窗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

海忠介公

瓊山海忠介公瑞嘗言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又言今之
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正道何由而復

張文忠公

江陵張文忠公居嘗言吾神游九塞一日再三又與李太僕書云明興二百餘年
人樂因循事趨苦窳此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况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幼
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後雖欲匡扶不可得
矣觀此則公之久握大權良非得已迨薨後繼之者一反所爲而明業日衰故後
人輒以詩中有句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公教子甚嚴不特督
誨及邊帥不許通書卽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還者其僕游楚濱最用事有門生
李給事雲南人納楚濱妾妹爲側室因修僚壻禮公知之撻楚濱數十絕不與通

旋告吏部出之於外此事見吾邑張文和公廷澄懷園語明史本傳載蒼頭游七納貲爲官勳戚文武之臣與通嫺好而自列於士大夫未免太過 沐英裔襲公爵者與公素不相知屢貽書且有重禮公屢峻卻之并其書不拆視而與雲南巡撫書略曰世臣之道但能守法自可長保祿位何用廣行賄賂況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望以此警告之

劉忠介公

山陰劉忠介公宗當明亡後誓絕粒以殉或勸勿爾公曰吾自秀才通籍歷官至御史大夫今國破君亡那得不死或勸不休公正色曰吾講學一生只完得一個字君何爲必欲我做成兩個字一謂人兩者禽獸也 公嘗言士人自初得第以至崇階華臚同是著衣同是啖飯何曾稍異常人止被世間一二愚鄙者驚喜奉承驕心不覺因之而生究竟於己身有毫髮增益否所以內外大小之辨不可不

明

黃忠端公

漳浦黃忠端公_道嘗言學者於富貴貧賤處之惟是一淡。銅山島隸漳浦其旁更有孤島公讀書室在焉四面皆石有孔可納光顏曰石齋因以爲號自宋朱子知漳州以禮化民婦女出必用藍紗罩其首及項而寬其前使得視地俗呼文公兜公繼修其教至今島內遺製猶存閩中人無一聽戲及入寺觀燒香者。公讀經至中夜猶手不停披雙眸炯然服役者令繙書久皆通曉文義。公當崇禎中嘗因事被繫諸吏役知其清苦不敢有他望惟捧紙求書公爲寫孝經凡二百二十本皆爲吏役持去諸中貴人竊購之懷宗見而指爲沽名其後爲大清兵所執在獄又書百餘本惜予未見惟見公配蔡夫人所寫孝經未題曰皇明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之妻蔡玉卿敬書時年八十有五蓋鼎革已久具官書之其意可思矣夫人字石潤工詩書法酷肖公尤精繪事當正命前夫人致書謂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著更無轉念諄諄數百言不啻王炎午之生祭焉後撫孤立節年九十餘乃終。公先塋在雲霄應道光八年有欲侵葬其山麓者一夜山上石

苔無數皆作黃山字凹凸大小不一或篆或隸天成奇絕乃懼而止柳孝廉廷作詩紀其事屬先大父按察公諱和之

孫夏峰先生

容城孫夏峰先生奇以明舉人入我朝累徵不起嘗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沒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人之事畢矣

王船山先生

衡陽王船山先生夫以明舉人入我朝後避迹林莽得免徵聘既卒會呂晚村禍作衡州守檄取遺書其裔有諸生某以易書詩春秋稗疏往守見無涉於時事錄副本而以原藁歸之比返則家人舉室中書焚之矣某大驚急檢先生書隻字未損若有神物呵護者迨同治中湘鄉曾氏爲刊行然未刊者不少今底藁其裔猶寶藏之 先生講學精舍曰湘西草堂門前對船山遠不踰二里以山腰有磐石偃覆如船形而名其山迤邐非陡峭山左二里曰觀生居先生撰著處又左半里則竹濶堂住宅在焉又左爲敗葉廬先生葬於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自題碣曰

明遺臣王夫之之墓

陸桴亭先生

太倉陸桴亭先生^{儀世}年十二父命題百鳥朝鳳圖應聲而出有一聲叫徹虞廷日四海鷓鴣不敢啼之句年十六父訓之曰汝今已過先聖志學之年當思先聖所志之學爲何事先生由是毅然思以聖賢爲師先生嘗設考德錄每日以敬不敬書於冊自驗進退既更一法於一日中用十分爲率敬一則怠九怠一則敬九時刻檢點又因雜念難除大書精明強固以收放心八字於案對之其刻勵如此先生自言少年體弱以讀書過勞致咯血乃屏除典籍靜坐澄心銳然絕慾如是年餘體遂強壯予因思吾邑張文端公^{諱文}論居家以早起爲第一義讀書以獨宿爲第一義先十二世祖端恪公^{諱文}論治生以不置妾媵爲第一義士大夫能清心寡欲何往不宜也先生居家常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勸餐先生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但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魚肉故不禁耳而可貪饕恣食乎

李二曲先生

盤屋李二曲先生嘗著十三經二十四史糾謬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示人惟示以四書反身錄 先生嘗言予生平千破萬綻獲罪於天者何限念及骨慄惟有痛自刻勵永堅末路門人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先生曰後生可畏慎勿玩歲愒日以蹈予覆轍可也其自訟亦可謂嚴矣

顧亭林先生

崑山顧亭林先生武每著書欲有所檢尋語門人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第幾行取之果不謬嘉慶中開化戴簡恪公元亦然 先生飲酒以三杯爲限嘗曰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中言酒食多在坎卦 徐立齋相國兄弟先生之甥也以先生客久屢勸南旋願以所居爲娛老地先生不許顧劬之云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聞者以爲名言 先生著日知錄自謂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或貽書問近又增幾卷先生答之曰今人所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

充鑄而已所鑄既蠱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挫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參稽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安溪李文貞公嘗以所作曆論示先生先生曰曆之是否吾不能知文貞曰以先生之博學何言不知曆先生曰吾于經史雖略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曆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文貞退而歎曰先生自訟處真讀書要訣也文貞嘗言梅定九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卻不能了然於口字先生則善談論又言寧人於十三經皆能背誦每年用三個月溫理餘月用以知新又言寧人講韻學到得意時便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定九推算得意便曰以是知隸首之爲聖人也其自喜如此

傅青主先生

陽曲傅青主先生山以明遺老自放於山顛水涯喜吟詩或書木葉或題石壁不存稿今所傳霜紅龕遺集皆後進掇拾成之者 先生少侍父疾禱於神願以身代父竟瘞久之父卒而妻亦卒有子眉誓不再娶先世遺產爲兄弟斥賣盡終身

無愠色 先生弱冠時讀文選都京諸賦先辨字再點讀甫數徧已能成誦其兄
爲擇會試卷五十三篇先生與友馬生較記性日能多少馬亦自負高資窮日之
力四五篇耳先生櫛沐畢誦起至早飯成喚食則五十三篇悉上口不爽一字馬
驚異以爲神 先生訓子語曰爾慧而能文不可自棄益當精進粗茶淡飯布衣
茅屋度日儘可打遣如求田問舍非爾之才卽當安命守分不可妄想人無百年
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祇此文章耳念之念
之蒼頭小厮供薪水之勞一人便足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吾願爾
爲此等人也爾頗好酒切不可濫醉內而生病外而取辱關繫不小記之記之
先生精於醫嘗爲顧亭林先生診脈以其無子謂猶強健可望有後勸之納妾富
平李天生先生因聞而非之曰豈有六十以外老人而可以作此事者今之人老
年多子或猶不忘情姬侍聞斯言可以知所警矣

張楊園先生

桐鄉張楊園先生詳以明諸生伏處窮鄉世罕知者卒後平湖陸清獻公讀遺書

歎爲篤實正大然雍正二年清獻從祀孔廟先生猶未祀於鄉也迨道光四年浙撫帥公承始奏請入鄉賢祠十六年吾邑蘇厚子先生元爲作年譜先是乾隆中寧化雷翠庭副憲錄督浙學特立碑於先生墓前題曰理學真儒洪楊亂作被毀會湘陰左文襄公爲浙撫更立之改其文曰大儒且置田供祀同治十年督學徐公銘遂有從祀孔廟之請經部議准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其此之謂與先生給寒風佇立圖自題曰行己欲清恒入於濁謀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亦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又作上達吟云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歎寂寥今日相看何太遠不知分手在山腰

魏叔子先生

甯都魏叔子先生

解

當明末與伯子

詳

季子

禮

又同邑邱邦士

維

南昌彭躬庵

士

輩講學於翠微峯之易堂嘗言爲善亦各有路畢竟以有功德于世能利濟人者爲上又言責備賢者須得愛惜裁成之意若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儻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

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王文靖公

宛平王文靖公熙少承世祖恩眷十八年正月六日上疾大漸召入撰遺詔公伏地泣不能起上曰君臣同朝緣也緣盡則散何必過悲且國事不可貽誤公遵旨起草畢上加改定命滿大臣麻勒吉呈皇太后以聖祖爲嗣且曰自幼岐疑必能繼承大業事見公日記中上平生雖好佛然治世仍用備術嘗有僧糾朱子論孟集注上曰朱注平正通達教士爲宜何可輕議既升選僧徒多恭進輓章然則俗傳上因貴妃董鄂氏卒感而遜荒殊不足信蓋其說起於董鄂氏之逝在十七年又追封后號太倉吳梅村其傳作讚佛詩中有薤露彫殘千里草清涼山下六龍來之句遂譌以傳譌謂上祝髮爲僧甚有以聖祖數幸五臺爲省親者殆所謂好事者爲之與

萬季野先生

鄞縣萬季野先生斯以布衣與修明史不署纂修銜不支俸先是明史館開於順

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錄爲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停康熙四年重開以國書
譯明實錄未數十卷復停修十八年又開聖祖命崑山徐立齋相國爲監修崑山
葉文敏公方丹徒張文貞公爲總裁徵博學鴻儒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盧琦
等十六人爲纂修嗣復加派總裁數人歷十二年而稟粗就二十二年徐公罷歸
仍領史局未幾卒二十三年更以張文貞公與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華亭王橫
雲尙書鴻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張公任志陳公任紀王公任傳上嘗以所撰洪
武宣德紀多疵議語特諭曰洪武功德隆盛宣德亦守成賢君朕愧不如爾等評
論切宜慎之又論明初所行之政我朝沿用者多且一代中無女后預政以臣陵
君之事惟未造壞於宦官耳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不敢蹈其弊從公議而已又
論潛德最宜表章武臣事迹勿與文臣歧視自徐公時已延先生於局至是王公
招至其家先生舊藏餘姚黃忠端公時時略及其子梨洲宗續時略載嘉靖以後
事及奏議甚富因本之先修嘉靖以後傳而正以實錄參以傳記每作一傳集書
盈几稽考窮日夜未及畢而卒王公亦解任去四十一年熊公遂以徐稟進呈上

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始先生於徐公傳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迨王公重加編次與先生藁頗異五十三年進呈五十四年復命再修兩文貞已去世紀表未有成藁王公乃取徐藁略加修改於雍正元年進呈共三百零十卷卽今所傳明史藁也二年復命再修以吾邑張文和公爲總裁更加增刪至乾隆四年告成定爲三百六十卷蓋其中惟嘉靖後諸傳有先生筆而竄易已多故禮親王略謂明史藁不當後建文善政而恕永樂安化陶文毅公亦謂不當專爲吳人作佳傳而他省人多否少可然則雍正朝再修又歷十五年乃敢竣事豈得已哉

梅定九先生

宣城梅定九先生文精天算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命李文貞公取其書明年復南巡於行在發還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批語皆御筆也四十四年南巡歸召見於臨清命以所乘小舟隨御舟行召對時賜食賜坐夜分乃罷命內侍撤御前燭送之如是者三日先生謝恩歸時日暮上命從官賦詩以先生年老特賜炕棹

命小侍衛執燭照之詩成命侍衛左右扶掖而興既起立仍命立少頃然後移步其優待如此先生詩云帝德同天乘景運波臣效順盡安流河淮底定千秋績江海澄清萬里舟排決經營歸廟算平成勳業起歌謳挽輪無阻耕夫樂從此長紆宵旰憂明年賜其孫文穆公成毀舉人命入內廷學習旋又賜進士授編修一日上問寄若祖書否因呼內侍捧一小篋至中皆殘箋論曰此朕平日拾所餘以備用者天下無可棄之物惜福之道正在此少年宜知之又命以所著律呂正義寄先生使言其誤處且曰自古帝王有都兪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兪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非極力克去不可時上授文穆西算口講指畫如師之於弟子文穆嘗從容語同官曰皇上志氣清明精神強固我等日在宮禁森嚴之地如遊光風霽月之中寧非奇遇邪

施愚山先生

宣城施愚山先生明少孤母馬太夫人失歡於大母被出以憂卒先生貴後百計乞於大母乃得循例乞封奉母主與父主同入祔廟據地號痛哀感旁人議者謂

善處骨肉之變孝子胤孫實兼有之 先生事叔父砥園魯如父一日值砥園誕辰大集親友上壽而砥園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先生跪榻前移晷後客京師每憶叔輒涕泗交頤事叔如此洵世所希有也 先生在廬陵白鷺洲書院講孟子長幼有序句因自言少年孤露終鮮兄弟至於啜泣坐中有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爲之感動退自責曰吾輩小人今遇聖賢而猶不洗心邪竟以所爭產爲祀田 先生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民誦之相率輸納恐後又因徧歷山谷問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獻之上官人以比元道州春陵行 先生嘗謂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魏文毅公

柏鄉魏文毅公介當順治末吳三桂分藩雲南疏請罷其議既不見用則言荆襄爲天下腹心必留滿兵駐防無事以消姦宄之萌有事亦足應變又沮於部議不得已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康熙中亂作湖南州縣俱陷卒不

得過荊州人以是服公之先慮也 康熙十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餉五百萬公請敕部計軍需足用卽止詔除已派外並停徵

伊文端公

長白伊文端公阿桑在政府於刑獄最留心聖祖垂詢輒能言其原委初順治中以天暑恐囚淹斃定熟審例量與減釋至每年霜降後十日三法司會同九卿科道錄刑部重囚分矜疑緩決情實三項具題命下曰其情實者刑部三覆奏聞臨決另本開列花名候御筆句除方行處決謂之秋決朝審及康熙中公與王文靖公以請句決本進呈上曰人命在須臾矣爾等於各讞詞皆閱過有所見盍言之公因舉可矜疑者對皆緩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曲求可生之路因念淮揚之民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且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宜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歸故鄉粗安生業上又曰朕思天下最可憫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曰皇上於斷獄時念淮揚百姓又普念天下不得其所者仁心惻怛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既出卽擬旨免淮揚田租

馮文毅公

益都馮文毅公濟立朝不畏強禦而喜薦賢魏敏果公由科道降官公密保之得復職魏公謁曰吾何以見知於公公曰吾昔爲祭酒值丁祭凡不陪祀各官例於前一日瞻拜會天大雨默計必無人來而君獨至拜如禮因知居心恪慎必異恒流也其觀人於微如此公嘗入直適詞臣進頌以貧而樂富好禮爲對句有謂其不工應依坊記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者聖祖徐曰猶不如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公退語人曰天子幾餘游心典籍淵博乃爾吾輩生長寒窗乃未能古訓是式寧不汗顏邪

魏敏果公

蔚州魏敏果公樞嘗言燮理陰陽非特風雨應時寒煥不失節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退小人乃燮理中之大者故生平守職不撓於索額圖明珠二相則劾之于湯文正陸清獻諸公則舉之斯可謂不負所言矣公於人有所辨駁止

閉目靜聽於是處便首肯有疑處乃張目問數句仍復閉目及人盡其詞乃歎曰是事都要與人細細商量便欣然有喜色

熊文端公

孝威熊文端公賜嘗謂聖人之道不外一庸字至庸乃所以爲至神也 康熙十二年朝議撤藩公言吳三桂已老俟其身後撤之較易宜緩圖聖祖從明珠米思翰言竟撤之三桂果反公贊畫軍機及糧餉夙夜匪懈曰始緩撤猶可今已然矣進兵可勿急乎 于潛端公以廉潔爲聖祖所眷晚年有以蜚語聞者清端心動時公罷相居金陵因過之坐梧桐樹下語及此公曰君亦慮此邪大丈夫勘得透時雖死生不可易何況其他清端曰敬受教明年又以乞休不允再過公有愛色公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先輩以道義相規如此然清端旋卒上語廷臣曰居官如于成龍有幾嚮有議之者皆出於媚嫉之私耳

李文貞公

安溪李文貞公光由編修乞假歸會耿精忠叛置疏蠟丸中陳機宜世皆知之及

朝議棄臺灣公復痛言前代棄珠崖棄維州棄安南之失於是收入版圖海波息
警公之力也 公爲內閣學士時詔舉鴻博將充翰林館中以破例沸然謂公宜
力爭公笑曰宋舉大科無論已仕未仕皆許赴試中式者官在諸科上進士之專
爲翰林非古也國家官人考德論材豈吾輩所能私邪 公督直隸學政凡童生
中能背誦四書五經並有膂力技藝者但文理粗通卽拔取意在誘之於實學也
時太倉王相國揆爲學政喜拔寒士人呼爲窮通叟於公呼爲李五經 康熙中
聖祖表章朱子命改升其位於大成殿禮部議列顏曾思孟下公奏朱子功德雖
不讓四賢但十哲俱在聖門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不安似不如列於十哲下從之
其後梅文穆公復奏升有子于殿遂爲十二哲矣 公在朝能保全善類如張清
恪陳勤恪徐文定諸公皆遭讒謗由公言乃更受知康熙五十年吾鄉戴編修世名
南山集禍作方望溪侍郎也牽連下獄非公援救亦安得蒙赦聞吾鄉老輩言編
修之禍發于武進趙恭毅公中蓋摘集中與余生書論明亡當在諸藩滅後以爲
悖逆且謂其平日恃才放蕩肆口遊談蓋編修于四十八年與趙子熊詔同榜成

進士熊詔殿試一甲一名編修第二或道屈答曰但恨門第不如人耳趙聞不悅更以事積忤獄遂與爰書具上徘徊竟夜以手拂裾紐爲之解繼因部議嚴且趙言放蕩慮游談或滋生事端乃句決然罪止棄市故其從弟輔世猶得扶柩歸葬世謂族誅殊爲失實或與方孝標滇黔紀聞事牽合爲一又非南山集雖引方書而彼別爲一案其近支遣戍亦未論死世宗立皆釋歸考康熙中文字之獄此兩案外猶有三莊廷鑑獄在二年時聖祖方冲齡未親政沈天甫呂中夏麟奇獄在六年朱方旦獄在二十一年莊獄稍有株連餘皆止本身伏法且上於吳耿尙三氏之族猶論公曰彼謀反于外親族奈之何不惟不傷其命且不去其官故公嘗言至尊不可及以不嗜殺人豈有因文字族人之理哉 康熙三十八年聖祖敕太倉王相國修春秋傳說彙纂五十二年又命公修周易折中御製序略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而不能純熟夙知大學士李光地邃于易爰命修此書越二寒暑甲夜披覽斟酌無怠于康熙五十四年告成云嗣於六十年復命華亭王文恭公給頌與其弟橫雲尙書分修書詩兩傳說彙纂及乾隆十三年開三禮義

疏館以鄂文端張文和兩公爲總裁方望溪李穆堂任鈞臺疏爲副既成合之卽
今所行之御纂七經也 公嘗自言少時好看難書如樂曆之類卽看易亦是將
圖畫來畫去求其變化巧合處于太極圖不看其上下空三圈卻揀其有黑有白
相交相系處扯牽配搭覺得朱子注不甚愜意後因楊賓實文定公字輩質問經義皆
從道理根源上尋求因此再看朱子書方有滋味有精采又言我年十八手纂性
理一部十九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手纂易經一部於諸家說皆能記至今以爲根
基又言人出門則聞見廣我不見顧寧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韻曆算之詳又言
昔在涿州病發時公私之事都不在心惟讀書一生到底不能透亮爲之不寧人
生功名富貴過去輒了子孫昌熾亦有定數若加以營謀必更得禍敗只於道理
有可信心處少許便足又言我賢賤時爲人傾害及起鄉兵迎大軍至當時地方
大吏皆仰重生殺可以自由有勸我因事報復者我曰吾此舉爲鄉里爲朝廷豈
容攙入一分私忿邪 公論用人云唐虞自后稷以下各任一事其時人非多一
耳目口鼻止是聖人器使得妙

呂晚村先生

石門呂晚村先生

良

少善屬文鼎革後補諸生既而悔之不應歲試既除名怡然

自得與桐鄉張楊園武原何商隱

汝霖

吳江張佩蘊

詒

講學爲詩文多明夷夏之防

後浙江大吏有舉以應鴻博與隱逸者皆固辭因翦髮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築室吳興埭溪之妙山顏曰風雨庵構亭曰二妙卒年五十有五彌留時書重見天日四字納柩中雍正中有靖州諸生曾靜者讀遺文好之與其徒嚴鴻逵沈在寬游遣張熙上書川陝總督岳襄勤公勸之謀叛初成都人譏言岳將反岳疏聞世宗諭巡撫黃炳嚴察獲奸民盧宗誅之至是岳擒靜等以聞上命大臣雜治靜諉其事於先生且冒稱弟子作歸仁論謂已爲師言所誤追悔無及上取供詞及諭旨編大義覺迷錄使戴罪宣講戮先生及子葆中屍斬其子毅中餘子孫戍寧古塔至今在其地滋生者八十餘家頗置田產靜於乾隆初伏法案先生祖考皆明臣且有尙淮王郡主者其不忘故國情所應有然天命已定豈有他志迨靜緣之煽亂竟歸獄先生以求自脫斯真小人矣

劉克猷先生

國初有一甲一名成進士者推黃岡劉克猷子溧陽馬章民世長洲韓文懿漢克

猷明季舉人嘗夢會榜出朱之弼門偶客遊見童子挾書題朱之弼心誅之及順

治六年大魁天下時分校禮闈者果之弼也章民夢登順治十五年會榜前一科

未售以旅資竭投落卷於合肥龔端毅公鼎端毅閱第三篇而謂賢者爲之乎藝

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諸語感身世事爲之流涕贈金俾留京遂得上第

文懿少祈籤靈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句不解所謂及鄉試第三場戲將策題

五問字書作門試同號友友竟未覩其誤文懿亦忘之繳卷出既領鄉薦會試入

闈大風起同號者爭取石押卷文懿默念吾苟可中卷必不損是科連得會狀歷

官至禮部尙書會直省解鄉試卷到部以策多鈔襲檢已昔時卷閱之見五門字

不覺汗下未幾薨綜覈數事知人生顯晦有定洵非可以人力爭也又儀徵阮文

達公通籍甫十年卽開府兩浙時年三十有七里父老以其選之速也咸憂之既

坐事奪職降編修乃相與言曰雲臺文經此次蹉跌儻再承恩容庶可以有終

矣其後文達果敷歷中外官至相國生前加太傅壽八十有六此其所見與湘鄉曾文正公以求闕名齋意正同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盈虛消息之道固如此也

張文貞公

丹徒張文貞公玉嘗進講乾清宮聖祖問理學之名起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
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彼此辨論而言行不
符者甚多若不居其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真理學也及公入閣後一日上戲問天
下何物最肥何物最瘦或對曰莫瘦於豺狼莫肥於牛羊上顧公汝意云何公曰
臣以爲莫肥於春雨莫瘦於秋霜上歎曰此真宰相之言也 公嘗在經筵講尙
書書災肆赦謂與春秋所譏肆大眚不同此在定獄時斟酌情理歸於罪疑惟輕
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不必頒行大赦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聖祖善其言及詞臣
請封禪公方爲禮部侍郎疏言古者柴望非封禪綱目書封禪皆譏議遂寢

陳文貞公

澤州陳文貞公廷初作賜石榴子詩及康熙十七年聖祖命進呈所作特賞此詩

中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二句是時公方爲內閣學士也 康熙二十三年詔舉廉吏公爲左都御史以靈壽令陸隴其清苑令邵嗣堯應於是皆擢御史當公之將舉二公也或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公曰上求治方殷吾爲大臣惟求有裨於國耳他何足恤邪 公在經筵進講尙書說命篇因奏言必有高宗之爲君乃有傅說之爲臣聖祖爲棟樑 公爲司業不收諸生營長吏部曰有藩司某持千金爲壽願一見執弟子禮守寓傍佛廬數日忽暮夜乘間入長跪以請公叱去之越數日其人果以他不法事被論斥罷人以此服公之操 公言聖祖嘗論詩云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精哉言矣

王文簡公

新城王文簡公七嘗自揚州泝江一日抵燕子磯乘風鼓舵作懷人詩六十首晚受聖祖知上於宮中時誦其西風忽送瀟瀟雨滿路桃花出故關之句公過吾邑有詩云幾行紅葉樹無數夕陽山與諸老唱和累日然後去 康熙十八年詔求博學鴻儒公謂魏敏果公曰公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睢州湯君

乃可應詔魏公從之時公與文正猶未識面也 內大臣明珠稱壽或以金箋請於公欲得一詩侑觴公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吾不爲也力辭之 四川有鄧艾廟唐人唐彥謙過之題詩云昭烈遺黎死尙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蓋不墜人心久矣康熙中公奉使入蜀命地方官毀之改祀姜維更題詩中有句云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祀棘陽兒 元和蔣繡谷深與同里惠定字棟言漁洋山人公別於當代人物最注意詩集中每遇風雅志節之士必一見之金陵紀伯紫映亦謂公詩卽史

湯文正公

睢州湯文正公斌自江西嶺北道乞病歸有同年生爲河南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以未聞有此人對方伯歎曰自監司歸能令地方官不知有此人潛庵可謂賢矣然所轄境內有如潛庵者而君不知其謂之何守慚謝 公從孫徵君游凡十年徵君門下推新安魏蓮蓬一齋爲高第弟子嘗構雪亭於夏峯燹然一燈讀書達曙後策蹇訪公京師見細牀布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是雪亭風

味也出所著示公屬爲序而去 公爲江蘇巡撫值生辰薦紳知公不受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常州守祖進朝因事落職公以其有惠政奏留之祖製衣韉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其清介類此比去任做篋數肩不增於舊廿一史一部爲吳中物公笑謂人曰以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矣 公與修明史嘗寄人書云士孰不欲仰希古人然把筆乃知其難馬班無論矣卽范蔚宗以下亦何可及也世人侈口責備前人正坐不曉事耳又陽湖惲子居敬亦言平生讀方望溪集殊不愜意及爲文始覺去彼尙遠也 康熙二十四年始設東宮講官公時爲江蘇巡撫有旨內召以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公薦登封耿逸庵介聖祖以爲少詹事同輔導太子旋命公爲師餘皇子別於上書房教之以徐文定公爲師及世宗定計不立儲貳於是無東宮諸皇子皆在上書房讀書詹事府第爲翰林院升轉之階而已南書房起於康熙十六年因聖祖以經筵有常期每日退朝欲得文學之臣講論文義特給內廡居之不令與外事吾邑張文端公寶首膺其選 或勸公著書公曰學貴日新今日